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二回 論電力萬方如一面 傳玄經諸弟各殊緣

卻說太華山上紫霞洞內，眾仙正在談論秦始皇帝如何致死的問題。忽然飛飛進來，稟稱泰山楊師兄到了。鐵拐先生笑道：「我算他這個時候也該到了。可叫他進來。」飛飛便偕顛顛出去，一會兒，把楊仁帶了進來，向鐵拐先生拜了八拜。先生便叫和各位師兄師叔們見過，在飛飛二人上首坐下。鐵拐先生笑對何仙姑說：「你先盡催我去救那清虛觀的劉法師，後來怎又不說起了？」何仙姑笑而答道：「先時原原替他發急，後來見師兄做事，處處顯得非常週到。凡是應救之人，沒肯漏過一個。凡是應為之事，又不曾少做一件。那劉法師既是屢經妹子奉告，偏偏置之不理，因想師兄做事不會有錯，想來這一人一定有取死之道，無可救之理，所以不得承師兄的恩澤。妹子自思學識有限，功行毫無，凡事總該隨師兄進退，自然可以少點過失。師兄所不願救不去救之人，我又怎敢多事。既不敢多事，又何必再向師兄饒舌哩。」鐵拐先生聽了，不覺呵呵大笑，因指著楊仁說道：「你們認清楚了，這位便是趙高擒去的劉法師哪。那是我乘著秦皇招請方士的機會，派他人京應聘。後分在清虛觀內，做個法師。我吩咐他的職事，便是等秦皇惡貫滿盈之時，趕緊把他刺死。因為近百年來，人民天天受兵革之苦，暴斂之禍。滿望統一之後，有了真命皇帝，即使不能恢復文武成康的故業，總不會再如春秋戰國兩個時代那種兵連禍結、民不聊生的情景。哪知秦皇即位以來，自恃天命，殘暴凶橫，草菅民命，比七國時候更甚。果然這都是劫數所定，非關秦皇一人之事。即如秦皇本人，也是應劫而生的一個魔君。照例這等人也是先已犯了天條，貶謫凡世。當以塵世之刑，代替天庭之罰，君民兩方都為劫數所支配，不由本身作主。但是帝王稱為天子，也稱民之父母。為父母者，果能修明政治，也可仰邀天庭。再能存成湯七事自責之心，抱武王罪在一身之念，不可以挽回氣運，轉大劫為禎祥。須知這都是帝王應有的責任。明知已經不可，何況變本加厲，專作害民之事呢？做百姓的，又何真有這等帝王呢？到如今，長城戍卒已推定魁首，斬木揭竿，紛紛起義。真命皇帝也已出世。此時萬萬不容嬴政苟息人間。原因這人仁德不施，而威震寰宇。有他在位一天，義兵就多一天的挫折，還不如乘時了結了他，豈不便利嗎？這等事情，有關全國人民的存亡安樂，事體太大，天機不可預洩。所以師妹屢問，而屢不相復者，正為此也。」眾人聽了，無不驚訝歎息。

正說間，忽聽得半空中轟然一聲，接著山中樹木蕭然作響，枝頭鳴鳥都作驚惶之聲，紛紛飛散。鐵拐先生笑對張果說：「你師父派他老友送信給你，你可出去瞧瞧。」張果不解其故，姑且出洞一瞧，只見洞口大楓樹劈斷一枝，有信一緘，斜掛在枝上。張果慌忙上前，取下來一瞧，果是文美真人寄給他的法旨。

張果叩了個頭，捧在手中，走入洞內，呈與鐵拐先生，口中笑問：「這不就是用的劍光麼？」鐵拐先生把那信交還他，命他自己拆開，一面答道：「劍光可以寄書於數萬里外，不消片刻工夫。若能借用電力，雖極東極西，還能通達言語，並可在一邊寫好了字，轉眼之間，就映現在對面。可比劍光寄書，又便利得多了。」眾人聽了，無不駭然。張果受書參啟。原來文美真人因張果功行太淺，叫他至武當山潛修。路過芒碭山中，有人醉中行路，為一條大白蛇擋道，此人即真命天子。白蛇乃已死秦皇嬴政，怨氣不散，知道此人將代他而興，即附於蛇身，欲於狹路中害他性命。汝可隱匿山中，見有大燈一對兒，出現山麓，即是白蛇出來，速助真主誅之。此亦一大功行，不可忽視，等語。

鐵拐先生即令張果速速動身。去後，又命楊仁也回泰山去了。方笑對鍾離權道：「我想偕同何師妹周行天下，順便還去度化范杞良夫妻的後身。阿權該受我的玄經，可在此和飛、顛二人好好用功。二□年後，你師父必來考驗你的功課。要是沒甚麼進步，不但你師父要棄你如遺，我也不敢再來指教你了。」鍾離權再拜應諾。鐵拐先生即把所得的玄經三卷給他，令他：「好好保守，如有遺失，罪當雷殛。」鍾離權叩頭拜受。

飛、顛二人和費長房立在一邊，見鐵拐先生把玄經獨傳鍾離權，面上顯露不快之色。鐵拐先生大笑，即命鍾離權把玄經取出，供在當中的石案上。又命四人一同向上叩拜已畢。然後隨意翻出一頁，卻命費長房為頭，先去瞧了一遍，原來是一頁隻字毫無的白紙，又翻幾頁，也是如此。隨後飛、顛二人也都上去，一一翻過，所見也是白紙。鐵拐先生問他們瞧見什麼沒有。三人只得據實說了。鐵拐先生再命鍾離權上去翻讀。鍾離權便瞧見都是很清楚端正的大字，因即朗朗高誦了一遍。

鐵拐先生歎道：「仙緣有定，成就各殊。我豈有偏向，總是你們法緣不同罷了。要是不然，為什麼阿權看得明明白白，是一部玄經。你們三人偏都一字不見呢？」三人到此，方才沒有話說，而一種不平之氣，還不免稍形於色。

鐵拐先生因說：「你們雖然沒有阿權那樣的緣法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准學習的。不過其中最高最深的幾種，非至爾等苦修冥煉，真至可以挽回命運之時，休想領會得了。而且到了那時，還少不得我和阿權相指授。如要直讀此經，還是萬萬辦不到的。這真是所謂命有前定，物有主人，一點也勉強不得的。至於我從前讀此經時，你們都親臨親見，正是一目□行，非常省力。如今論到阿權用起功來，縱不能比我更快，也決不在我之下。等他讀完之後，再選出可能傳授的，除了我已經教給你們的之外，大約尚有數□餘種，在我們是不費心機的。在你們雖晨夕苦攻，至少也得二□年，才能稍有頭緒。至於尋常的人，竟有苦教三□年，不得最淺玄法的。比到你們，又不可同日而語了。從前我用功時，不是也被妖人劫去，後來帶了你倆，同去奪回。這事你倆總該記得。其實他就是得了此書，又有什麼用處？還不過是一本白紙罷了。不過那時我卻不知此理，生怕內載秘法被妖人偷學得一二條去。即使書可得回，而為禍已經不淺。因此把我急成那個樣子。回想起來，深覺好笑。現在這山中，所有的妖精鬼怪，有的被我驅逐，有的被飛飛等誅殺，差不多可以算得肅清。但你們也不能□分托大，寧可小心一點，因為此經乃天地間的秘笈，係八景宮的至寶。當年我讀完此經，繳呈祖師。祖師就算定鍾離權可以接傳此經。」

「因此仍舊交我收藏，說道：『如遇有大仙緣、大宿慧，能夠讀得此經的，即可傳授於他。』如今恰恰得了鍾離權，這人雖然不是我的弟子，卻與我是同門，論理關係還在師徒之上。他又真能讀得，可見確是祖師所說的人。我將此經傳授與他，一則遵祖師之命，二則可以造就他的仙才，三則我也從此可以釋去重擔。三舉三得，真是再相宜也沒有了。在阿權，得此異書，可算稀有的際遇，絕大的福命。然而也要擔著我這副重擔子，萬萬不得疏忽。還有一層，此書也只能在這三五年中完全讀畢。以後再加數□年習演之功，一面再輔之以功行德業，如此捷進，不上千年，已是大羅天仙資格。若論本領，就是天仙中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了。」

鍾離權聽了非常歡喜，又向空中叩謝祖師。飛飛、顛顛和長房也跟著叩拜，因鐵拐先生和鍾離權都允把書中可傳者間接傳一些，何況論理也該行此一禮。只有費長房拜罷起來，忽見鐵拐先生向他微笑。長房不解其意，忙問：「師尊為甚麼笑弟子。莫非弟子有什麼失儀或有什麼不妥之事麼？」

鐵拐先生笑道：「你雖然是我的弟子，實在根基不深。仙緣兩字，比飛飛等更不如。我想你離家已久，也該回去瞧瞧家人。」長房大驚道：「師父怎麼今天突然說起這話來？弟子若無仙緣，怎麼會遇到師尊？若是道心不堅，師尊也不會把我帶在身邊。這一段時間，弟子自問也還沒曾做壞什麼事情。為什麼師尊忽然要攆弟子回去呢？」

鐵拐先生笑道：「命你回去，也不是一定攆你出門牆之外。師弟之名份早定，便不能修仙，這名份也不能廢棄。我的意思，不過是看你將來成就太薄，至多只能成個地仙，也還要你自己□倍用功，才能如願以償。你出家之時，一家老小都非常悲痛，□分憂急。你也正該回去安慰他們一下，才是正理呀。」長房聽了，不覺下淚道：「原來師尊還是哄玩兒罷了，倒把我瞎歡喜一番。但弟子出家之時，承師尊法力，家中人都已懷疑我死在外邊。現在山中雖然只有幾天，只怕家中人老的死，少的大，早都變成另一局面。弟子就是回去，也太沒意思。無論如何，還是請師父終始玉成，帶在身邊，如有福命，就成個地仙，也是弟子所心甘情願的，決沒異言，累師父煩惱的。」鐵拐先生笑而頷之。

當夜，師徒三人別了飛飛等，離開華山，仍舊取道咸陽，預備往江南去，找那藍采和夫妻。此時京中被項羽兵入關燒燬殘殺，

弄得許多居住之區盡成瓦礫。之前，秦始皇費盡心機，拿多少人民膏血換來的離宮別殿，甬道園林，也已大半變成焦土。

鐵拐先生等一面閒走，一面感傷歎息，隨便談些前事。只有長房一人，卻正在默念自己的居室，不曉得可曾燒燬。一家老小，不知都到哪兒去了。想至傷心，禁不住潸然淚下。因恐鐵拐先生察見，暗暗留心他的神色，見他一點沒有注意的樣子，盡和何仙姑說著閒話，心中一塊石頭方才擺定。忽見鐵拐先生舉手指道：「長房，那不是從前的清虛觀麼？難道所歷宅院，倒一點沒有損壞。這也許是楊仁設法保全的，也未可知。我們既已到此，就到裡面去瞧瞧。如可安身，就在那裡暫住，卻也未為不可。」仙姑、長房都說很好。

三人到了觀中，只見房子雖尚完好，卻一個人也不見。就是應用器具之類，也都不知哪裡去了。鐵拐先生歎道：「桑田滄海，變化極多。此地原是極熱鬧繁華的所在。曾幾何時，弄得如此荒涼。因念人生在世，骨肉之軀，比到木石水田，更容易壞到千百倍。越是名利心重的人，人也越死得快。想起來，真是可怕可歎！」說時，向長房略略注目。

長房笑道：「師尊莫非懷疑弟子還有名利之心麼？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倒不是專為你一人而發。你知道了，這就好了。」因又說：「你家在咫尺，既已到此，回去瞧瞧，當是應份之事。修道不外人情，仙道也最重有情。貪戀世情固不可；若對於至親長幼骨肉倫常之間，漠然無所動於衷，好像完全沒有什麼關係一般，那也不是修道人的本份啊！」長房回說：「弟子自從隨師尊往來各地，早把世情看得淡而又淡了。就是家人父子之間，總還未能釋然於懷。自恨識淺學疏，不能悟徹真理，妄自戀愛家庭，即於道心相背。所以蘊蓄五中，不但不敢陳於師尊之前，有時憶念方殷，每用強制法兒，把這些念頭撇開。今聞明訓，始知凡在情理之中者，仍和凡人一般，不必強為做作，轉失人的本真。師尊，可是麼？」

鐵拐先生搖頭道：「此言又有些似是而非。不忘骨肉，不棄倫常，乃是做人的道理。從前祖師拔宅飛升，是為什麼？就是我本人，於得道之後，也曾奉祖師法旨，度脫父母，這又是為什麼？總而言之，還不是一個情字。可見情之一字，不但凡人不能打破，仙人更不能打破。不過仙人之情，要先從無情中修成可以用情的機緣。唯其先時無情，乃能顯他真情於日後。若也如凡人這樣，一天到晚不離夫妻父子，時時廝守，刻刻相親，那還有什麼時間和心力，來作他修道工夫呢？你才說，自離家室，時時念及家中人口，那等思想，即是恨不能和骨肉親人時時見面，寸步不離。但以強制之力使己不迷，這在初學之人，原必經過這個階段。如謂修道之人，可以如此不背修道的本理，甚至說，不如此便非修道人所宜，那就大誤大謬了。總之，修道既成，道心純一。俗魔外道，不能破壞，盡你心所欲為。出入進退，無不如志，也無不合度。儒家所謂『從心所欲不逾矩』者，其理可以路通也。若如你們現時情形，道心雖堅，而道體未固，道力更非常薄弱。自謂極有把握，卻禁不起外魔的纏繞、勾引，一經牽動，全功盡棄。正該時時留心，刻刻在念，將你所謂強制之功，擴充起來。至於百事百心，歸到唯一唯精，不用留心，不消顧念，而自無心念可言，方才可以悟於大道，方才是大道入門的第一步功夫。現在如你等程度，正在可進可退，能出能入的時候。縱不能完全絕凡念，屏俗慮，也斷斷不許和凡人一般時刻存著此種思想。最好要由強制而入於自然，能夠先做到不動心的地步；即有雜念，也便視同浮雲過眼，完全不為所拘束。如此久而久之，自然能達到唯一唯精的地步。我今讓你回家一瞧，須知不是要你棄俗慮，不損凡念，乃是命你精一其心，勿為物誘。以我之靜，應人之動，以我之無，對人之有，以此心意，毋忘倫常。此乃純和中之道。和你所說之理，似同而異，相去極微，是萬萬不可不認清楚的。」長房受教，又愧又感，自覺心地光明瞭許多。

當晚別了鐵拐先生，自去找他的家人。走出觀外，問了一聲，知道自己的村莊並沒遭兵火之災，心中很是慰藉。於是緊緊趨行。到了自己村口，忽見一個女人，被幾個無賴拉拉扯扯的，口中說出許多不乾不淨的話。那女子只是哭叫救命，還說：「我家中犯法，也須到官府去理論。不能受你們如此凌辱。」長房一聽這說話的聲音，好似自己的妻子。定睛一瞧，可不是，一點不錯的，正是妻子白氏。剛見一個無賴，在妻子面上擰了一下，笑道：「你丈夫早已逃去，你家又犯了大罪。你要是在行的，快跟了我們去，包你有吃有穿，一輩子不受人家的虧。」白氏便破口大罵起來。無賴們也怒道：「我們先把他拉去，大家快活一宵，明天再送官去。」於是胡哨一聲，擁著那白氏，如飛而去。長房一見這副情形，氣得三屍神跳，七竅生煙，更不思索，拔步便追。未知能否追到，卻看下回分解。